

大正藏第 08 册 No. 0234

佛说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 2 卷

[卷上](#) [卷下](#)

No. 234 [No. 220(8)]

佛说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卷上

宋沙门翔公于南海郡译

一名决了诸法如幻化三昧经。

闻如是：一时世尊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五百人俱。舍利弗、摩诃目犍连、摩诃迦叶、须菩提、阿难捷等，率自耆年素行修行，皆弃瑕疵垢除清净，宿树众德，所作已办。了厌身弊，解识因缘，覩彼五道受有苦器，漏脑诸患种种之秽，无乐三界，常欲舍离。见诸流转缩心畏恶，断灭求空志毕泥洹。处往无还永彼静安，悉断生死，结网索尽。都无诸漏，已离重担，获四神足，致六通行。能住身命存亡从志，度于彼岸坦然为乐。

又与菩萨千人俱，悉尊菩萨摩诃萨，皆一生补处，被大德铠，显有佛称，降现菩萨，班宣道化布诸佛藏。神智异达，已通圣慧，等住大乘，志如虚空，以立广法过度无极，具足普智明晓权要，总持所览统摄无限，积众辩才不可测量，随俗顺导为大桥梁。无上道德而无罣碍，散演深邃无极微妙，悉降魔怨都伏外道，独步十方周流往还，游于五道而无去来，如日月殿，若梦、幻、化、影、响、野马，等无进止。感动一切，济度生死，三宝之化使永不断，道普兴显德皆具足。

其诸菩萨悉皆各有，名曰濡首童真菩萨、龙首菩萨、妙首菩萨、大首菩萨、普首菩萨、慧首菩萨、明首菩萨、甘首菩萨、英首菩萨、宝首菩萨。是等菩萨，千人俱也。

是时坐中英首菩萨，承佛神旨而从坐起，严齐法服肃恭已礼，偏袒其肩右膝着地，而跪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濡首童真者，古今诸佛无数如来及众仙圣有道神通，所共称赞。去、来、现在诸成大业菩萨之等，导进无由，为一切师。了深覩远，道度渊懿，明踰日月智过江海，达越虚空慧辩无极，德显无上四等普育，慈悲利安仁泰宽济，弘雅汪洋德无崖边，如无底泓憺怕旷定，如无像体居于静寂。仪容无量，于十方土现佛广化，为诸菩萨所见戴奉，一切释梵及四天王，咸率礼敬委仰尊重，诸天、龙神、阿须伦众、迦留罗辈，真陀罗、摩睺勒等，莫不供事。覩世帝王所共奉遵。圣相满具，光好湛然。吾瞻濡首，众德具备，诸善若斯，为难思议。愿常歌咏显赞无极，咨嗟叹美流着十方，于百千劫永无懈也。」

其时濡首谓英首曰：「云何，族姓子！法身有烦乎？」曰：「其法身无处无像；又法身者都无烦劳。」

曰：「云何，英首！仁了法身乎？」曰：「法身者，岂有处所言声迹耶？又法身者，无了不了，若响如影，宁所了乎？」

曰：「知法身如幻化影，无了不了亦无言说。而仁云何举声说耶？」曰：「向所言如响之声，为诸文说着行者耳。」

曰：「如仁言，则其法身，为有内外，有其彼此处于中间。为有数观，已在二数则有处所。」又曰：「英首！于法身者，都无响应亦无影像，无心无意，无念无识，无言无说，无异无同。无二之趣亦无一归，于一无一亦无所处。是者，英首！本无法身，微妙印说，极世所归，无上无比道要之藏。」

于时佛叹濡首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濡首所言，乃应清净法身说也。」

时座中五百比丘、五百比丘尼，闻濡首所说，皆逮无所从生法乐忍。又舍卫国清信士女二千人，本不发心于大乘行，闻此要说，即自坚固于无上正真道意。万二千天子，意亘踊跃发菩萨心，各在虚空而歌濡首，积德过劫，功成无量。

是时濡首童真菩萨，以其平旦欲入城分卫。整圣无上清净道服，执御应器，持法锡杖，粗顺如佛。机检典制，度量俨然，庠行安步，进止端严，回旋顾眄光色无量，诸根静寂常应道定，威仪述叙礼法肃齐，众德悉备靡不雅然。如猛师子，如大龙王，景福之祚[火*霍]出树园，威相无量德好卓异，晖颜炜

晔光曜炳然。濡首童真方出祇门，即自念言：「今入舍卫，必有十方诸土菩萨普来之众，应承圣旨所感动者，便当如佛。」寻以其像不移所住，己身一一毛孔之相，出化菩萨。其诸化者，覩于十方，悉现其化，一一国土化所化者，各称言曰：「濡首菩萨稽首世尊！恭问游居。佛祚康强，景福无量乎？」

又诸如来所侍弟子，悦目遑憇，各问其佛：「斯从何方乃来现此？」诸土世尊各告侍曰：「有土名忍，佛号能仁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。彼有菩萨，名曰濡首，道慧难测，权辩无量，悉于诸国博现佛事。今于彼土兴显大道，故身毛相而现其化，唱此感动，进诸疑惑。」

普土菩萨及诸众生，见所变化，各闻佛语，亿姪菩萨悉得无所从生法乐忍。万亿之众在生死流，闻濡首名又覩化应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十方菩萨莫不乐喜，愿见濡首，听禀清异上闻之说，微妙法像，得覩其佛及彼菩萨。诸士寻随无数菩萨，各启世尊：「欲之忍界覩能仁佛，礼事供养。又见濡首观听变说。」诸佛默然，即应受教。各承圣力迁飞彼土，忽升忍界到濡首所。

诸来菩萨咸怀敬仰，或持天华，或擎明宝，或执垂珠，或直叉手，或作天乐，或列虚空散华末香、吹噏鸣珂，或复歌颂濡首童真道显普佑无上之德，或欲宾导侍卫濡首，肃恭而行，瞻覩无厌。

是时释梵及四镇王、日月天子，诸龙鬼神各与所辅，亦寻忽至。释与四王俱同有念：「今濡首童真与无数菩萨、诸尊天人，当入舍卫显大感动，宜应尽化向舍卫城道，令其坦平而无高下。侠道两边列七宝树，一树之间有七玉女，各现半身而作倡伎。女容委靡姿媚，面照华色，目若明珠，端正妙异，清声美辞以歌濡首大吉祥福，清纯道品菩萨众德。步置熏炉烧天蜜香，处有杂华以为供养。登于尔时，道之左侧，含毒螫虫蟒蝮蛇虻蜂蝎众类，应时咸然消缩毒气，吉兽瑞鸟进集嬉翔。」

彼时濡首，为无数百千菩萨众及诸天人而所围卫，特独堂堂光色无量。譬日始出高山之岳，若月盛满在众星中，又若须弥异于众山。如猛师子出于深林，晖颜灼然遂而进焉。适侧城门，寻足蹶阃，尽境震动。登尔之时莫不惊愕，所在伎器率自鼓鸣，咸曰：「此何吉祥大变瑞应之异？乃未曾有，将佛入城所感然乎？」举国大小靡不惊喜，心豫忻忻肃恭无量，或上楼阁，或攀垣墙，或窥窗牖，或出门户，竟有悦怪，向佛冀覩神异。

时王波斯匿，与宫正后美妃嫔女八千人俱，诸子群臣眷属万人围卫从行，各怀忻悦惶熹出迎。斯须之顷濡首忽至，为诸菩萨及尊众天而所卫从，大人相具众好普备，金颜圣容见皆喜悦，莫不前礼。诸来之众中有散华，或烧妙香，或散衣宝。检心恭向，瞻覩无量。于是濡首遂前入城，诸尊菩萨、有势天神，僉然恭肃追随所旋，观见神变又欲禀受道诲故也。

尔时于是龙首菩萨，见其濡首童真菩萨为无数众而所围绕，堂堂祥仪并共入城。曰：「族姓子！为所之耶？」濡首菩萨答龙首曰：「吾适此城欲行分卫，多所愍念广其慧利，为拯世众一切天人，度义故现行分卫耳。普为诸众成大导故。」

龙首问曰：「云何，濡首！仁尊于今分卫想未断耶？」曰：「族姓子！吾断矣。于有见分卫想行者，至于无见无断不断，斯谓菩萨清净分卫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龙首！一切诸法无断不断，譬如虚空无断不断。以是言之，为不可断。普悉是世、尽魔梵界，一切众寂及诸梵志、王与庶民，亦无能断也。何则？龙首！以其诸法若如虚空，本无所有，无起无动，无持无获。空本无获，亦无所持，亦不可得。以要言之，一切众类及世余法、外邪杂术，悉无所有，无持无得亦无能获。诸法如此，皆不可得，亦不可持，以本空故，故不可断。」

「云何，濡首！菩萨摩訶萨当与诸魔为敌耶？」答曰：「龙首！法本无诤，不见菩萨当与诸魔而有战者。若其菩萨与魔为敌，起见法想而有所诤，是菩萨便为恐惧。何则然者？以彼菩萨自兴恐弱也。譬如，龙首！幻师现化，而幻所化了无恐惧。如是，龙首！此菩萨解本空法无着之行则无恐怖。若有菩萨有恐怖者，是菩萨便不为极世福田也。是菩萨不了空法故，自起恐惧之心耳。」

于时龙首问濡首曰：「菩萨为可得道乎？」答曰：「菩萨可得道也。」

龙首又问：「云何，濡首！其谁可得至于道耶？」曰：「其无名无性，亦无号字，亦无处所，永无所为，亦无得者，斯可至道。」

曰：「云何菩萨当得道乎？」答曰：「龙首！若有菩萨欲得道者，当以无发心，亦无念道，不想道场，不念人界。心亦无处无念无得，亦无识着，以无见心，是行菩萨，可得至道。」

曰：「仁以何心而发道意？」答曰：「龙首！吾无数心，亦无当发。又无甫发，无发不发。又吾亦复不至道矣，不念道场不坐佛树，亦不得道不转法轮，亦不化过生死之类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龙首！以诸法无所有故，无动无摇，无出无入，亦无所持。以本空故，吾以斯法可得至道。」

曰：「濡首！是为正要无上无比之至说也。其诸于斯解如是法，彼则长脱一切尘劳，其已脱于尘劳数者，乃至应永脱于魔波旬。」曰：「非可脱于魔波旬也。何则然者？以其诸魔亦道之数。所以者何？魔及魔天皆悉本无，无取无得，无想无念。以故言之，魔亦道也。」

曰：「何谓为道？」濡首答曰：「道乎，龙首！在乎一切，一切亦道。道像虚空，道体广荡，亘然恢廓，普大含容，靡不周至亦无限碍。如是，龙首！道至一切一切亦道，斯谓无上真本无道也。」

曰：「仁，龙首！欲得道乎？」曰：「吾欲得不可获道。」曰：「欲得道，宁非戏行耶？所以者何？如龙首言：『欲得不可获道。』道何可得乎？若道可得，道为有处。譬如有人兴念此言：『吾使幻化坐于道树然致正觉。』如是言者，岂非响声耶？其幻化人，亦不可得，亦不与诸法有合有离，亦无所著，以本空故。若，龙首！一切诸法如幻如化，而起有想，念欲得道耶？又如来说诸法本无，无念无想无所著。其解是者，斯乃得道。诸法无所入亦无能毁，法不与法有合有离，况法与法当有毁乎？法无附合亦不离散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龙首！诸法无合，以其本无都亦无我。又若虚空亦无所有，无像无念，无动无摇，亦无戏行。诸法本无，寂寞如空，如幻如梦，无喻无比。诸法若此，都无等伦亦无像也。」

诸来之众听濡首所说微妙，踊跃欣喜各怀无倦，渴仰悚恭专心思受。说是如化深妙法时，八万菩萨逮得无退转，无量天人发无上意。

是时龙首答濡首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童真菩萨快说是像深邃妙法，为未曾有。如吾从仁逮闻此要，始今日明，为已得道。」

曰：「族姓子！法无言说亦无见闻，吾不说深又无浅说；仁亦不得，道无得不得。何则然者？如卿，龙首！念欲得道，为想戏行处乎？受者堕有望见，使其云：『有深浅法』耳。吾无所说，法无言说，亦无宣畅亦无所行，亦无能说诸法本者。又，龙首！譬如有人而言曰：『吾为幻化。』广说识法，其化无识，言当说识耶？彼则缘此起劳诤想。何则然者？以化无识，不可为所

说。如是，龙首！诸法本无，无所有亦无处所。是族姓子，当了如此解，谓具足法行者也。」

尔时于是妙心菩萨神彻视听，覩闻濡首在异别处讲上要菩萨之谈，忽到其所，见大会场，憇而叹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诸上正士大士之等普众会，此为何谈讲乎？」濡首答曰：「族姓子！于诸如来深要法中获，无正士大士之名。又菩萨者，不自名言：『我是菩萨正士大士。』其有想着，住戏行众，自称菩萨，复言大士，又云：『吾为法之大讲。』又复，妙心！其响者宁有言：『声出。』不？响复有耳识所著不？于响法为有所受持不乎？」龙首答曰：「都无也。」「如是，龙首！诸法若响，无名无像。其取著者则有戏行，缘戏行故便有流转。长不解诸法如本无响也，则于生死而行诤想，已起诤行便堕躁动，已在躁动即无生死流于五道。便由不解其无故也。」

于是濡首谓龙首曰：「又，族姓子！如世尊告诸比丘曰：『是比丘！汝等无着戏乐想行，为汝辈说寂寞之行。』念释师子说法如是，专心一意听受随法，入要行忍当无所著。若此族姓子！其菩萨解顺是说，晓本空净，于本寂寞明了如是。此乃长脱五道之趣。」

时龙首曰：「谁于生死而有脱者？」濡首答曰：「族姓子！何谓如来所化生死为脱者乎？宁复有去来今耶？若是，龙首！圣师十力，以此要言化度生死。」曰：「如世尊常所说教：『诸法如化。』又仁亦说：『诸法无所有。』以是言之，一切众生为当皆成无上觉道耶？」答曰：「龙首！若一切解如是者，此乃至道要行之言。故吾不说法，法无说念，无受无持，无得无失，无言无语。何则然者？以诸法为无所持，亦无所有无念无识，以无处所故。又若一切，解诸法如幻如化无所有者，则众生类皆至觉道。譬如，龙首！幻师所化。然幻者自了化之本末，为化化耳。于诸法亦无所化，亦无住置。普悉是世，天、龙、鬼神、魔，及梵天、沙门、梵志，至于极世，无能令幻者于其所化有坚固想。何则然者？以彼幻士自达所化化本自耳，无幻无化，都无所有。而幻者明知一切为化所惑，于无所有而起有想，无常想常，无我想我，着有想念求无想法。望念无色住无所有。由不解本、不了无故，续流生死。若有明晓诸法本者，彼众一切则于佛法即无还转而成正觉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龙首！以彼众生皆在觉道法之数故，故诸一切于佛法而无罣碍，是故众生悉住佛法也。然众生等，心亦不寤本空清法，无名无识亦无所住，无戏行，无倚无着，寂如虚空。亦不巢窟无上寂定，亦无所生，又无身法。其有忍于深空法者，此则不离于佛法矣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龙首！诸佛

之法终不可以想行而至，其有想着，有言有说有宣有广，殊不可以得佛道法也。」

于是龙首谓濡首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仁乃快说无思议法。谁当信此一切众生不离佛法？」

濡首答曰：「族姓子！其世尊子坚住信法，八等之地及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，菩萨阿惟越致不动转者，斯诸菩萨已住清浄行空法者，是等当信耳。所以者何？此，龙首！其诸菩萨行如是者，便自誓愿：

『必绍大业！吾升佛树，结趺定坐，终不动转，至于得成无上平等觉。必将来一切诸天龙鬼神极世之前，成其大导，当师子吼。』所以者何？若是，龙首！菩萨了空无想行法，住如门阃、坚喻须弥，无能动者。如是，龙首！其菩萨住空无想愿法，一切众生无能动者。又，是菩萨处于佛树乃至道场，无能动摇。」

问曰：「濡首！何谓佛树道场之处？」濡首答曰：「何谓，龙首！如来化处、化所依坐？何谓如来化之觉法及现神变化度说法？谁为如来？其谁化者？」龙首答曰：「吾尚不见如来之化及法身像处，何况所化复现威神；又所说法及所变化乎？一切如化，本无亦化，其化亦化，亦如化耳。」濡首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龙首菩萨！为吾发遣应慎之法，为如彼诸深妙无着法忍说者，是为无上无比之说也。」

彼时龙首谓濡首曰：「于斯妙像要法之说，亦无起行又无入忍者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濡首！以诸法本净，其相本空，亦无处所，亦无巢窟，无色无像，诸法悉等如虚空。若此，濡首！其有法当起法忍者，则如来化亦逮法忍，影、响、梦、幻、野马、泡沫、芭蕉之属，亦悉当复成其法忍。所以者何？以其忍处悉空如空，都无起法忍之者。又忍者亦无其起，亦不已起，又无当起，亦无甫起。又其忍者，亦无是处，亦非彼处，亦无中处。此乃无上无比要忍。若此菩萨于是慧心，不恐不怖亦无畏惧，是则菩萨摩诃萨便应无上法忍之行。」

十方诸来神通菩萨，其闻濡首所说深妙，咸悉踊跃皆逮此定。

是时濡首谓龙首曰：「云何，族姓子！其菩萨者，以无着行得入法忍乎？」答曰：「濡首！若有菩萨想念所向则为着行，言吾解深，云：『我深忍明达晓了，吾已至道。』其语此言，皆亦着行。」

濡首又问：「菩萨何行，修应得道？」答曰：「于诸法都无所入，不念诸法，了诸法无。其诸法者，依着因缘，于本为空，获无所有。是行菩萨，便应道忍。设如此行，为无所行，譬人寢寐于梦所行。」龙首又曰：「然其梦者，不行方隅亦无所行，亦无去来无住无坐。其寐寤已，则达而信。所梦空身，无持无舍，都无执持。无像无相，亦无处所，亦无所有，其若虚空。如是，濡首！菩萨之行，当无所著亦无所入，如空本无亦无戏行。此则极世无上福田，斯乃应受一切供养，为无量导，是最福地，为应最上法忍之行。」

普来众会率怀喜敬，各所赍华宝以散濡首，瞻覩欣踊悦豫无量。

于是龙首谓濡首曰：「宜可俱进入城分卫。」曰：「仁去矣！行分卫时，无念举足下足踏步，无念动摇，亦当无处无住无游，无屈无申。无心无念，无所发行，行无所想，亦无城想，游无路想，又无城郭县邑丘聚想，亦无里巷、无家居想，无门户念，无想男女，无想幼弱，都无心想，行当无念。所以者何？以其法行当如是故。亦无所著，无色无像，无起无灭，都无诸想。如此行者，乃应菩萨无上分卫，清净寂寞要道行也。」

尔时龙首菩萨摩訶萨忽然于处，以如海定三昧正受，其定之德，譬如大海湛然无移，憺怕清澄更无异味，其底深邃不可测度，琦珍英宝普无不有。而海汪洋包罗弘广，含受万物渊懿博泰，无边无崖大水澹满，诸德神龙而皆居之，众生巨体所依长育。若此龙首，其诸菩萨以如海定正受之处，所住要旨无能动摇者。如是龙首，其斯菩萨以法身海，含容一切道宝智慧三十七品，十方依之莫不长育，应无上微妙之法，为无动摇、无言说要行。当知是应如是者，得无退转定行之地也。

尔时于是妙心菩萨，欲动龙首大士所坐如海慧定正受之处，尽其神力永不能动。时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普悉六反乃大震动，而龙首身及所坐处都不动摇。何则然者？以其龙首住无动摇，住无处所，住无所有，住无想念，住无戏行，住无劳静，住无言辞，住无所住，斯谓道住。

时龙首菩萨摩訶萨寻从定寤，敬向如来、无所著、平等正觉雨拘文华，趣散世尊而叹赞曰：「自归于佛天中之天，乃使一切诸会菩萨、十方来众、诸大士等，众尊大天及龙鬼神，咸悉逮闻如是之法，无上要旨深妙慧说，为无倚着无巢窟说，为应本空寂寞故也。」

是时妙心谓龙首曰：「仁为觉地六反震动乎？」曰：「族姓子！其有动者当觉地动，地复为之上下四震，唯由其觉动不动故耳。又如十方诸佛世尊、普大菩萨不退转等，极世都动，岂能动摇此上尊处。观诸声闻、缘觉之众，彼虽离动，未晓本空。在动之地，自谓无动。了本无者，于此诸法永无动摇，无念无着。如是，妙心！其菩萨以空、无想、不愿之行清净法要，逮无动摇，彼乃永静安无动摇。」

又曰：「龙首！可行分卫。」答曰：「濡首！吾今已解无上最要分卫之慧。何则然者？缘其逮致如海大定正受之处，始乃自明，为以得无上平等正真觉道，以于生死兴显佛事，为转法轮以度众生，为济因缘离垢根本。唯然，濡首！如吾遇仁，乃为逮值无上善友，遭蒙矜念，心怀悦豫，成立大德喜自光慰。濡首！于吾为覆载首，大无量过度之首，无垢广普微妙吉首，亦应最上不可议首，愿布五体稽首恭礼无上仙圣甘露之首。」濡首答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仁龙首！已为果达野马、梦、幻、影、响之行，无名无像无所有法。仁今乃应无上大道不可思议来法之祠，以得如海大定正受行，共应如此。当知是辈在一生补处，斯者乃为菩萨辩慧，其致是像深妙定法如海大定等则离诸想也。」

曰：「仁可行，从分卫。」龙首答曰：「思齐其德，当与仁行。二圣龙游不亦宜乎！」

濡首曰：「吾无所行亦无去来，又无进止亦无侣游，不住不坐亦复不行，行无所至来无所由，住无所处，坐无所据，行无所趣。譬若，龙首！如来现化，宁有去来坐起行游卧寝寐寤不耶？」曰：「化者都无去来坐寝之处矣。」

「吾于诸法亦复如是，无住不住，无起不起，亦无已起，又无中起，亦无当起，亦无甫起。」

龙首答曰：「如仁所言，此为极世难信之说。谁当信仁此尽要慧耶？」答曰：「龙首！仁者且听，岂为无目设举锭烛乎？夫然炬燎唯为明目耳。如此是像深妙之法，正为向达彻远菩萨摩訶萨乃能信受是道要耳。其了如此至要之慧，斯则晓解本无行者，此等菩萨为应清净无上、久修梵行之徒。是曹正士深住于法，信法受法，持法说法之辈也。为在鹿聚已转法轮，为应贤圣，亦大导师施惠明眼，为应无量雄猛之者，此则无上最妙法者。」

濡首童真发说是时，普大众中八万菩萨悉得无所从生法乐忍也。

于是正士妙心菩萨居大众前，广然踊跃，掬满手宝，以恭肃心向散世尊，又散濡首童真菩萨。散讫，忻喜重叹咏曰：「自归诸佛，为慧圣达，撻雾寤寐碎散痴本，解众颠倒释疑除网，顺入道明致无上觉者。自归于法，法之最法，法治多济疗捞雾龙，援雪生死[廿/好]蒞众秽，荡除心垢通导迷惑，法为无上修蒙永度。其诸菩萨，久履梵行无上清静，仙圣明类大神通等，弘显德者，无上之徒。于此乃速信向是像深妙法众，今普自归之。」濡首答曰：「若此，妙心！其无脱者，斯当果致无上等觉。」

曰：「云何，濡首！其谁无脱耶？」曰：「其有执持，斯当求脱。如是，妙心！法无执持亦无系着。又，族姓子！法都无脱亦无执持，当谁有脱？无缚无脱诸法，无持无取无舍。譬如人语幻者言：『善男子！为深入人解之脱之所可执持。』幻答人曰：『吾亦非男亦非凡人，吾无所持，当何所脱？』是者，妙心！道无执脱，当观其无，无本空净矣。」

佛说濡首菩萨无上清静分卫经卷上



佛说濡首菩萨无上清静分卫经卷下

宋沙门翔公于南海郡译

时龙首菩萨谓濡首曰：「去矣，族姓子！东行分卫。」答曰：「龙首！其幻化、野马宁有东西南北方乎？」

曰：「吾于仁前尚不能言，况敢所说。何则然者？以其诸辩从尊所问。仁即应顺如法发遣，一一解散而无罣碍，故吾无辞莫知所对。」曰：「夫达者都无言取，况共乃复有所说乎？是者诸法之无由矣。」

曰：「何谓为诸法之无？」答曰：「龙首！无所无者，斯诸法无，是诸法要。以此之慧，乃能通彼众音声耳。无所宣布乃为要义，是岂非至要义说哉。」曰：「此续在想行者也。」

曰：「何所行应离诸想？」答曰：「龙首！菩萨不于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界有想，又于法本亦无所行，其本无者亦无所行，以是之行得离诸想。」

说是深邃微妙法时，五千菩萨逮致此慧，二千天人发菩萨心。

时龙首曰：「吾将退矣！以童真非我侣故。」濡首报曰：「吾无去来，亦非有侣，亦无所俱。何则然者？以道无侣故，亦不想念与诸法侣，又亦不与欲行为侣。于本无法。亦不见而有其侣，复与所俱。又本无者，都不言有吾我性，有人、寿命及身养育法，人物言说，识觉所倚着，及其所作行趣之事。诸法之本，本无如此，当与其谁而为侣俱耶？其有侣者，是欲侣俱也。譬如，龙首！有明达人而念言曰：『如来所化、幻士所化，如是此化，等一无异化。而斯人化，各各言曰：「吾与汝侣，汝与我俱。」』于仁，龙首！意云何？其此人化为有侣无？」

答濡首曰：「化无侣也。所以者何？用化本无，无所有，无形像，不可得故。」曰：「如是，龙首！于其生死都亦无侣，亦无所俱。其有侣俱，斯则有别。若起侣想，是便与欲俱。明达菩萨当解侣想。何则然者？以其诸法，如幻如化，无侣不侣。欺哉诸法慌忽无信，若梦影响，所有如空。想识无安，无处无持无意，无念无所有。已离诸念，于念无念，应本无念。」

曰：「濡首！仁为曾与幻士化人，对共语言行来坐起，又共谈会有所思惟不？」濡首答曰：「不见也。」

龙首曰：「幻士何像貌？」曰：「其幻者似人像类，幻之化像亦复若此，合同像耳。所以者何？如其幻化，亦不彼脱，亦不此脱。幻化亦不与人而异，人亦不与幻化有异，人便幻化。如幻化者，以幻化法而问幻事，诸法亦尔。」

又问：「濡首！仁为自曾与幻化复共坐起，有所言谈交游讲会相对住不？」曰：「云何，龙首！幻士及化与欲有异耶？至于吾我及人、寿命、养育之法有异乎？吾以此幻化之说，欲试问仁，知大士于斯有异辩才，当敷何法也。」

曰：「仁如所试，为欲试虚空之幻化法耳。仁便念幻化为有想也。幻者本无，无想无念，亦无形像，亦无所有，已离众念。」濡首曰：「若此，龙首！法亦如幻，幻化本空，其空无像亦不可见。」

曰：「濡首！诸法无像，不可见乎？如仁所言：『一切菩萨摩诃萨等，当云何受其封拜，得成无上正真道意。』为谁知度受封拜者？」

濡首答曰：「云何，龙首！曾行山中为闻响声，于山中为有响声出不乎？其声为有所住处不？以何耳识闻其声耶？彼声为有所说不？宁有受持响声者耶？又复谁共谁闻响声者？」龙首菩萨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濡首曰：「如此若菩萨解诸法若如响空者，则一切诸音声如响，离彼众声。其诸菩萨以此封拜于无上正真之道，于斯亦无受封蒞者。」

十方诸来大菩萨众，咸闻濡首童真所说，莫不喜踊叹歌无量。

尔时龙首谓濡首曰：「宜时偕行，入城分卫。念其日时，得无过耶？」

答曰：「龙首！诸法无过亦不有时。其处于想行之者，彼则有时不时之想耳。明达菩萨于本了无，解空法者，岂其有时不时言哉？凡诸余法有时不时，无时非时，乃应无上如佛法律矣。其在算数计时节者，斯则有过时之想。如诸世尊贤圣弟子，常自饱足以道智慧，慧无想识，于想无想，行无诸作，亦无想念，无念不念。以此智慧而常饱足，世尊圣众都无食念，亦不复想有食之事。其如此食而为食者，是谓贤圣应无杂食，若永服食如此食者，是则长演甘露法食者。彼以此食用之为力，能住身命至于一劫复过一劫。所以者何？其如此者，彼已觉了诸法之行故，都无想念，解空清静。晓了如此，是不复有求食之识，如其凡夫未达者也。又诸如来无上正觉及普世贤圣之等，有大慈悲喜护之心，惠施仁爱愍念众生，使兴于世耳。唯欲济度五道勤苦故，现入郡国县邑聚落行受分卫，而彼众圣已离诸食，不食于食，唯以慧解诸定正受为常充足。其于杂食而续食者，斯受流转便数生死。用是之故，诸佛世尊，以于诸食而悉明了，都无复杂食之想。慷慨喟然，安和住身，能如恒沙复过是数。从始发意，永常无复诸饥渴杂想念也。至在佛树明星出时，从始所可受食者。彼因此食，其于正士及大丈夫英雄龙猛，又至师子诸调儒夫及众华孚正士秀异，种种莲华男子，无上丈夫法御天人师，应所当得，应所明了，应所觉达，悉已了而具足。等于一像，合会智慧，得成无上正真道意也。以是，龙首！一切菩萨普诸如来及贤圣等，唯以此食升致无上正真觉道，便能住寿如恒沙劫，又能踰此复倍无数，而诸如来永无其劳。所以者何？以其应于无想食故。无念不念，无合不合，亦不想合贤圣之行，恒便随顺，出诸香气，自然清静，无想无念，无诸巢窟，亦无戏行，本空自净。如是，龙首！菩萨摩訶萨当作此食，乃应法食。」

龙首答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濡首所说法之微妙，吾已饱足于是上食。但闻此法食之要说，便为已甚具足矣，况其长食无杂食者，岂当复食思欲食哉！」

「云何，龙首！虚空之体，宁当有杂食之食，又言饱足乎？」对曰：「濡首！空无所有也。」

又曰：「龙首！为能饱足幻士所化不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云何，龙首！宁可以食饱足中现像耶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又曰：「龙首！夫大海者宁复饱足于众流乎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濡首复曰：「如是，龙首！诸法无厌，若如虚空。而仁向言有饱想乎？诸法如空，无想无愿，无起无行，亦无所作，无所造。永然无欲，以定以脱，无色无像，无坚无固，了如虚空，都无所持。诸法如此，云何而起有饱想耶？」

龙首又曰：「若是，濡首！有此行者，一切不复食于食乎？而仁说食本空耶？」

濡首曰：「若此，龙首！则一切众生而无食也。譬如，龙首！世尊化作恒边沙人，以食食诸化人。云何，族姓子！彼诸化人以何为食？宁复有食者不乎？」答曰：「化者无想不识，无所有，亦复无食。何况言当有食者耶？」

「若此，龙首！一切诸法有见未见，如幻化也。普诸众生而不解此，以其不解便即流转受生死矣。于中观之，亦无所有，亦无所得，亦无流转。解生死无如本无者，则一切无受，亦无生死。不晓本空，便有生死，其生死者亦无生死，于其生死亦无所受，亦无所得，何生死法者乎？」

答曰：「濡首！斯言甚善。宜知其时，可共行矣。还于祇树给孤独园，吾诸饥渴永为已断。」

答曰：「龙首！譬如幻士所可化人，而化人言：『吾饥渴。』斯宁为饥野马法耶？如是，龙首！一切若此。其诸法者，皆如野马，解此乃解。而族姓子言：『吾饥渴以为断。』乎？当食斯食，如诸法食，不断无坏亦无饥渴，一切诸法本已饱足。以故彼诸凡夫下士不了其本，则作此言：『吾饥我渴。』又言饱足。如诸贤圣解诸法本，彼无饥渴亦无想足，解诸饥渴亦无生死，亦无戏行，亦无想念，彼已无动亦无倚着。诸法已脱，本无着故。」

龙首又曰：「如仁，濡首！诸所可说彼之要言，但说法界也。」濡首复谓龙首曰：「其法界者，亦无说不说，亦无言趣，无屈无申。所以者何？如是，龙首！法界无所有，言者无说，亦不所说，亦无戏行，无所著，无合偶。彼无想念，亦不有念，亦无所起，亦无灭行。譬如，龙首！虚空之界，无想无念，无起无灭。诸法亦尔，同如虚空，其本相空，本不可得，亦不可知。其相如是，亦不可得。有能得其相，彼诸如来般泥洹者，亦当可得。若此，龙首！一切诸法都无处所，无色无像亦不可见。以是之故，恒边沙诸如来般泥洹者，其于法中亦复无般泥洹者，亦无地、水、火、风界而般泥洹，亦无空界，亦无识界般泥洹者。泥洹如是，于泥洹中亦无泥洹。若诸法有泥洹想者，则虚空界有泥洹想耶？所以者何？以其诸法本定而空，诸法静寂，而复寂于此。凡夫下士之类起有泥洹想念者，因便有吾，言：『我有受。』有吾我受，有寿命受，有人物受，有想识共来。解真无法者，即起是想，想念泥洹，以此故而不得脱便生老病死。取要言之，十二因缘至于大苦，众患集会，为彼之故，言有泥洹。为诸有二想行者，以其不解诸法本无，已不晓了，不觉悟故。与诸如来诸佛世尊、明解深入权行菩萨，宿树众善立不退转，积累功德有大威神，为极唱导无上大师，与如是等菩萨摩诃萨行而违反，起有诤想。又与声闻、缘觉之众，与其相违而起忿诤。与彼诤故当受大罪，以其诤故长流生死，当归不净极臭处矣。一切众圣永所不叹，诸上明达所可远离。譬如，族姓子！有城郭若复聚落，去其不远积众臭秽，于其彼处人众趣往，昼夜不息遂增污秽，不净臭处不洁之物也。诸愚凡夫处于五道，起灭不竟众想无断，广其生死，如彼增臭也。以其不明又不晓了，不解其元，不达本无，雾笼茂盛痴冥积故，广受流转，增长生死五道之趣。或生地狱，或即饿鬼，复归畜生，或天或人。神变无常，五道勤苦，灾患颠倒，痛痒创楚，众恼之元，诸苦所由，遂增臭秽，流不净气。使彼明达贤圣之众，乃以为灭，所共贪疾。又诸慧士所可远离，用是杂垢长不解脱。复使斯类是趣其生，是归有老，生老苦极，烦恼万端，是致病死。殃福追之，善则荣乐，罪则祸随。以要言之，患变猛集，至其痛热众苦合会，而彼以故不脱生死。但由未了其本无故，长受生死如其增臭也。」

龙首复谓濡首曰：「云何，濡首！得了其本？」曰：「以无心想，以寂寞行，以起静定，向入清静。其住是者，则晓其本。」

曰：「云何，濡首！何谓为幻之寂寞？」曰：「其解了如幻者，此则幻之寂寞清静也。」

尔时耆年须菩提至濡首所，覩其大众，即而问曰：「诸正士等普来会此，为何讲乎？」答曰：「贤者！吾于诸言都无所说。又，贤者！宁闻诸幻人有所说不？山中之响、梦、影、野马，为有言谈耶？复闻有其说者不乎？又，贤者！如来所化宁有耳声？其复有闻者不？为有识，若受持语言名字句说者不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时须菩提[火*霍]然于所坐，恍惚之间寂而灭定。

时舍利弗诣濡首所，覩其普众大会之场率多菩萨，咸听濡首所讲之说。见须菩提在于彼坐寂而灭定，问濡首曰：「此贤者为何志故，居斯便灭定？」曰：「舍利弗！是须菩提离灭定不与法而有其诤。如是，贤者！此以无诤行，无住无着无巢无处，过诸窟法而三摩越。」

时须菩提作是灭定，从定寤起而向世尊，即偏袒右肩叉手跪作是言：「自归诸佛无上觉者，其有显演如是深邃微妙法像难见之文，不可议说，已断所著，等离诸想，已得寂安。其不退转大士等及诸初发意菩萨，逮闻如此劝发之说，岂不快哉！」

濡首又谓须菩提曰：「不于此法有说有劝有彼所向也。何则然者？以诸法无劝无说无谈无识。又此要义，无言无语，无住无动，无去无来，无坐无卧，无倚无处亦无所有。所以者何？是诸法本空无所有，其本不可得故。」

曰：「何谓，濡首！其本行法？」

曰：「唯，贤者！诸法无行是行之要，当作是行。晓行是行乃为至行也。若此，可共都行求食。」

曰：「濡首！吾不复入于聚落分卫。所以者何？逮闻是要，已离聚落，亦离城想，亦离色想。以要言之，亦离声、香、味、细、滑法想，都离诸想而无想念。」

曰：「唯，须菩提！如此离其想行者，所是云何而进止乎？」

「云何，濡首！何谓如来所化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？以何识法，如来所现化？化以何想而有进止，有所瞻视，复有屈申乎？」

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须菩提！如世尊所叹，仁为最晓空闲行者。」

濡首又曰：「唯，须菩提！可共诣佛礼事供养。」濡首重曰：「唯，贤者！吾以清净食而请于仁。」

时舍利弗谓濡首曰：「于何所与吾等食？为当施設何等之食？」

曰：「唯，贤者！其所食者，亦不有食，亦不吞食。又所吞食，亦不色、声，亦不香、味，亦不细、滑。其所食处，不在欲界，又不色界，亦不无色，不处三界亦不离其中，是则诸佛世尊食处。」

时舍利弗谓濡首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仁所说，吾已饱足。于时是无上食叹之名，况其已食如此食者。」

曰：「唯，贤者！其食不以肉内外眼见，亦不天眼亦不慧眼处有所见。其食如此，乃应等食也。」

尔时耆年须菩提及舍利弗并诸众生，闻是叹食之说，即于其处寂而灭定。时妙心谓濡首菩萨曰：「当以何食食须菩提、舍利弗等？为以何食而三摩越？」

曰：「以无漏食，行无倚着食，行无众食，以此行而行。其作此食者，不复于三界食于食也。」

尔时贤者须菩提、舍利弗从灭定寤，各行分卫。时须菩提入大长者家分卫，其长者妇为优婆夷，见须菩提默然而住，即谓：「贤者！为何之乎？」答曰：「姊！来求分卫。」曰：「贤者！仁续分卫想未止了耶？」曰：「姊！吾从本际已了分卫想。」曰：「须菩提！其本际宁有了未了？言：『从本际已了分卫想。』乎？」曰：「姊！如本际空，未际亦空，悉如本空。」

优婆夷曰：「若此，贤者！已悉空者，奚为复说了不了乎？仁便伸手，当施卿分卫。」须菩提即自伸手。曰：「贤者！是为罗汉不了其本，反取灭证者手非？」须菩提曰：「姊！罗汉手无形，不可见亦无屈伸。譬如幻士为幻化人作此言：『何所是幻者手乎？』复言：『可伸幻者手。』耶？」曰：「姊！幻手为可见不？又可伸乎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须菩提曰：「若此，姊！世尊说一切诸法如幻本空。」「若是，贤者！世尊说一切空，何为贤者续求食？」

时优婆夷未寻与须菩提分卫，重曰：「贤者！可前钵。」适当前钵，钵忽然不现。时优婆夷以手索钵，钵而无处，手亦不近于须菩提。优婆夷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此则无着清净之身，应佛所叹空闲行者。」优婆夷适作是言，钵即自出。

时须菩提便前授钵，优婆夷取钵盛满饭授须菩提，便谓之言：「贤者！是为释迦文佛所称叹，处闲居第一者钵非？」曰：「姊！如佛所说，空闲行者非有钵矣。」曰：「如贤者！空闲行者非有钵耶？」曰：「姊！无也。」曰：「又，贤者！闲居尚无钵，岂当复有受食缘乎？」曰：「贤者！已记闲居，亦当无罗汉取灭证耶？又，贤者！食此饭已，当了知食者如幻所食如化，又如化人食于幻者，亦当如以野马饮于渴者，其食所食当了如此。明解是者，乃应如来，达三世本，无分卫之行也。若，贤者！其起施念，有想受者，便造有众分数也。已受数者则有二见，以有二见，便与凡夫流转五道，生死同归也。」

时优婆夷复谓须菩提：「又如，贤者！诸佛要法，不但受食及与施者，当应了如幻如化，为本无，为无有；至于生死与泥洹法，亦当晓了如梦、幻、化、野马、影、响，亦如本无。于诸法亦悉当尔，诸法清净都无所有，无施无受，无戒无犯，无忍无净，无进无懈，无定无乱，无慧无愚，于一切法都无所有，是行乃应世尊如法受食。弟子行法其如此解分卫行者，则于三界无杂食之想，亦复不处泥洹之乐也。」须菩提闻优婆夷所说，即惘漠不知所言。

曰：「贤者！泥洹为寂耶？岂无言而不对乎？」曰：「姊！斯何言乃如此？」须菩提曰：「姊！了幻法耶？」答曰：「贤者！吾了诸法悉如幻化，幻者及化亦皆本无，无所有。」时须菩提便于所处忽而灭定，欲知优婆夷志求何乘以为其证，勇辩乃尔，敢师子吼，明解幻法，所说自恣而无罣碍。尽力观察处，优婆夷为阿那含。曰「姊！已得阿那含乎？」优婆夷曰：「云何，贤者！如来法本宁有阿那含行法乎？又，贤者！法无形色，亦复无来想象之迹，无彼此识，无中间行，亦无所想，无取无证，亦无处所，乃为明了道之行耳。向贤者云：『何处阿那含毕？』乐罗汉证法乎？又，贤者！法无去来，其有去来有所趣向，有所有趣，有起有灭有念有想，皆堕凡夫流转未解数也。」

是时优婆夷忽于所处，于须菩提前，化于高广大人交露之座，普现感动光明相像，显转无上阿惟越致法轮，令普舍卫境界之内及十方土，莫不闻见此之所兴感变也。

尔时空中万二千天，闻彼所说悉逮一生补处。舍卫国内志菩萨行者二万八千人，承宿众德皆得不退转。十方之众诸来大士，其闻是说，百亿菩萨本得无所从生法忍，复闻是上要说即皆逮一生补处。

于是濡首、龙首菩萨，并诸土普来之众，及舍利弗、须菩提等，俱从舍卫国甫出城门，[火*霍]然轻举忽升虚空。濡首菩萨寻扬身光，威神炜炜照耀暉晔，明影率璣踰于日月，普蔽余光，曩然晃昱乃彻窈冥，如金翅王飞而行焉，一切众生莫不见者。其所经由彼众天人，皆闻诸法如梦、幻、化、野马、影、响、泡沫、芭蕉之要言深邃像说，各怀欢喜慈心相向，一切天人但闻梦幻声，而化幻法于见未见亦不可得。诸逮闻是像微妙说者，合百千众得不退转。

时所经游于其中间，有长者子其名善意，宿立德本，亦闻濡首无上幻化之要说言，并复覩见神景变化，即发无上正真道意。寻自誓愿：「吾于来世，得为如来无上平等最正觉道时，所现感动亦当如是。」

濡首见彼族姓子有决得妙岐嶷之质，欲绍佛种乃发大志，心在菩萨口咏誓愿，声畅一切如师子吼，即请善意而告之曰：「族姓子！汝解诸法如幻化者，必离劳乘声闻、缘觉之地也，便当成致无上正真道意，又当晓了诸法梦幻之妙法说，悉为无所有。」

时长者子跪而对曰：「蒙解说诸法如幻如化。」濡首重以诸法要言劝发长者子。长者子忻乐之心遂而踊跃，时彼大姓心巨旷解，逮致法忍。八千天人发无上正真道意。时五千天子在于虚空，闻濡首劝进之说，[火*霍]然心解，逮得无从生法乐之忍。咸悉肃然恭敬之至，已礼濡首，忽升虚空各还本土。

是时濡首、龙首菩萨，舍利弗、须菩提等，还于祇树给孤独园。俱诣世尊，稽首佛足却坐一面。龙首菩萨便从坐起，向佛叉手已，濡首童真诸所讲谈法要之说，具启世尊。

时佛赞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濡首童真！善说诸法无上微妙，如梦、如幻，如化、野马、影、响之声，则是诸慧深奥之至，是诸佛要。斯乃应如无形无像本无幻说。」

时佛顾告贤者阿难：「受是濡首诸法要文。」

阿难敬前长跪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如教受之。当何名此经？云何奉持？」

时佛重复敷演濡首、妙心菩萨等所说慧要，及舍卫国长者优婆夷为须菩提所现感动，乃至转一生补处之轮。佛复告阿难：「当受是上要之慧。又是，贤者！此名“濡首无上清净分卫经”，亦名“决了诸法如幻如化三昧”。懃念受持，当广宣传普布演说。又是，阿难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闻斯要，专心信向。是者，阿难！则应面见诸佛世尊；又为濡首童真菩萨必所感致无上正真之道，会成至佛。况其受持诵习讽读奉行应者，德极无上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逮诸佛之慧藏，为得诸佛最上要镇，又为诸佛之所拥护，普为十方诸现在佛所授封蒞。诸佛为手授其决，当成无上正真道慧。」

佛说是已，濡首童真、龙首、妙心及诸菩萨，舍利弗、须菩提等及众比丘，一切会者诸天、龙神、阿须伦、人与非人，闻佛所说莫不欢喜，前为佛作礼而退。

佛说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卷下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8 册 No. 0234 佛说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29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5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 / 佛教计算机信息库功德会校对，CBETA 自行扫描辨识，CBETA 提供新式标点，其他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